

亞運 再次踏上征途

源於奧運

一個星期後(9月10日)，日本名古屋亞運會籃球賽事就會率先開賽，不少媒體已經出發，尤其是負責轉播的電視台團隊，希望能在賽事正式開始前，爭取時間做好萬全的準備，因為轉播大型運動會，絕不是「把大會信號傳回香港，再加評述就完事」那麼簡單。通常在開幕前約兩年，各轉播方就會派出製作人員及工程團隊到主辦地方參與國際廣播會議，目的是了解大會的製作方向，並安排自己比賽期間如何配合轉播。有些觀眾以為大會已把片段剪好，電視台只要接收、播出就行，但實情是：大會的片段信號本身已是一個高難度、跨系統協調的工作，背後涉及大量工程與時序安排。先說最「硬淨」的部分：器材與工程。每一個廣播機構都要在當地架設一個小型電視台，工程人員要先精準規劃需要運多少器材、如何安裝、如何避免海外留下器材成本太高。

由於本屆亞運會在日本名古屋舉行，雖然香港方面的器材在8月尾才安排付運，但因為當地僅需較近的空运安排，運輸速度比過往快得多，把器材用貨櫃形式由香港入倉、提貨出倉，大約一星期就到達名古屋IBC。相對早年奧運曾用船

運大貨櫃器材、要等兩個月，本屆效率提升明顯。工程團隊在工具到埗後隨即日以繼夜裝置並測試系統，確保在9月10日前準備就緒。

至於香港這邊，本次由i-CABLE HOY負責轉播的團隊可謂史上最大規模，派出近50名工作人員，除強化轉播能力外，更是希望做到滴水不漏：大會今次直播信號較過往少約三分之一，約有20多條信號。而HOY會額外派出8隊攝影隊，同時租用12條頻道，將香港隊比賽及精彩賽事轉播回香港，讓觀眾與體育迷掌握賽事節奏。

而轉播大型賽事的「專門學問」還包括：購買版權、反覆會議、無數電郵溝通，尤其要精準處理香港隊會在哪些項目同時開賽、各項目安排幾多攝影隊和記者追訪、哪些必須直播、哪些只能延遲播放等複雜的工序，這就是團隊經驗的重要性。編輯時序稍有錯配，觀眾就未必看到最關鍵的片段。

筆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業界能有更多新一代加入，繼續累積經驗，令未來能有更多有實戰經驗的團隊，使香港無論主辦或是轉播國際賽事都更能得心應手。而筆者自己將會再次以統籌名古屋亞運會轉播的個案，並結合恒生大學傳播學院的學生研究，探討大型運動會轉播背後的實戰經驗與流程。

汪明荃·大師傳藝

方寸不亂

永不言休的汪明荃(汪阿姐)，最近提到「退休」二字，因為年紀體力問題，有點力不從心，她考慮分階段淡出、慢活。對於急性子的她，是個新課題，這邊廂說退休，那邊廂學習AI，找到了樂趣。有一天她和香港中樂團朋友吃飯，席上團惠昌總監提議和她合作搞「汪明荃入行六十年演唱會」，即時間AI出了一份節目表，第一首歌便是《勇敢的中國人》，汪阿姐似乎對AI的提議很感興趣。

她在中華文化節2026《大師傳藝·尋古知新》講座系列，主講《藝術與人生》，其個人奮鬥、演藝舞台、教育傳承、場地保育、政策倡議、公職從政的歷程，與香港大時代變遷，緊緊扣在一起。對幾代香港人和年輕一輩，不無啟發。

汪阿姐小時候從家鄉來港，生活艱苦，母親為了做好護士工作，買翻譯機苦學英文，汪阿姐深受母親的堅強感染；她追求完美的性格，又源自平日穿着一絲不苟的父親，衣服漿粉熨至筆直，皮鞋擦至光亮，汪阿姐小時候就是以「擦鞋為樂」；五年級在學校演出《白雪公主》，她演的不是「公主」，而是「巫婆」，在學校朗誦合唱，都積極參與，從小對演藝充滿熱誠的她，緊緊抓住了機會，進入了演藝圈，成就了她的人生。

汪明荃是香港藝術界的標誌性人物，她的藝術軌跡，包括主持、電視劇、電影、舞台劇及粵劇等跨媒體；她以影視巨星的姿態，半途進入梨園，憑其熱誠毅力與人脈，把粵劇推向年輕化、專業化和現代化，延續了粵劇命脈，成了粵劇的捍衛者。她是近40年來，香港粵劇界最具影響力的推動者之一。

汪阿姐與粵劇結下不解之緣，出任香港八和會館主席逾20年，在她任職期間，為業界向政府爭取抗疫資助，帶領粵劇同業渡過難關；成功爭取活化後的油麻地戲院，成為一所專為戲曲演出、排練的演藝場地，培訓了一批又一批新秀，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粵劇，在香港得以傳承；她又是西九戲曲中心的倡議者和推手，使粵劇在香港擁有專屬的現代化表演場地。

大師傳藝，尋古知新，汪阿姐對香港的前景充滿信心。她說：「大灣區政策是對香港好的，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其特色再好，也難以發揮，一定要面向內地，大灣區把講廣東話的地方聯合起來，才有更大的發展。大灣區內地城市無論居住、環保、專業都有其潛力，我們把香港最擅長的，融入內地城市，相信收穫更多。」



●汪明荃在「中華文化節」主講。作者供圖

女人面對婚姻的挑戰

書聲蘭語

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年輕時，我想不通為什麼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相似在哪裏？現在懂了，意思是幸福的共同點是，美滿的關係通常具備一樣的特質，互相尊重、相互理解、充分溝通、信任與包容，才能維持長久的幸福婚姻；而不幸的婚姻就複雜多了，可能源於三觀不同、外遇、金錢矛盾或冷暴力。民間有云：「娶對妻子旺三代，嫁錯丈夫毀一生。」言下之意是，娶錯妻子毀三代，嫁對丈夫幸福一生。

也有人說：「婚姻不符合人性。」而我認為，這句話是偷換概念，因為人性大致可分為人性、獸性和魔性，一個對自我修為強的人來說，人性的良善面所佔的比例高，壓低了獸性和魔性；反之，自我修為低的人，沒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修養和自我約束力，可能獸性的比例高，甚至魔性更高。而我們的婚姻制度是經過人類社會優勝劣汰演進而來，中國社會的婚姻制度已維持三千年，一夫一妻廢除納妾制度約有一百年，而香港在1971年10月7日才正式取消納妾制度，距今55年。所以，我認為婚姻符合人性，更符合人類社會，只是取消納妾制度不符合男性需求。

為什麼今天我想展開這個話題？因為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陳水扁的女兒陳幸妤不幸的婚姻引起台灣島內一片嘩然，社會輿論持續兩個星期不減討論熱度，幾乎一面倒同情陳幸妤，特別是女性，因陳幸妤是開業的牙科醫

生，有女病患看門診時，卻對着陳幸妤講述自己的不幸婚姻，甚至一面講一面哭，因為在陳醫師的身上，看見自己不幸婚姻的影子。

陳幸妤說：「有老人家勸她說，戲台子下站久了，丈夫自然會回來。」是的，王寶釧在寒窯苦等18年，終於等到薛平貴回家，而陳幸妤等了20年，心裏一直愛着丈夫，最後等到的是離婚，丈夫趙建銘心中一直愛着另一個已婚女子，還數落妻子千萬個不是，把陳幸妤貶得一文不值，難怪陳水扁暗諷前女婿「『芊』錯萬錯都是太太的錯」（這裏的「芊」可能暗喻那位已婚女子的芳名），趙建銘離婚給自己一個理直氣壯的好理由，批評妻子不解溫柔，又不會煮飯做菜，正可謂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陳幸妤白天是牙醫，又要修讀碩士學位，還要教育3個兒子，所幸這3個兒子很成才，都是學霸，這個趙建銘可說是雞蛋裏挑骨頭，找到他對婚姻不忠的合理性。這一起新鮮出爐的真實故事，令婦女界勾起對婚姻不愉快的回憶，引起共鳴，人人對趙建銘的忘恩負義行徑不斷地輾笞，一片謾罵聲。今年的台南藝術節，聽說增加了一個歌仔戲叫《劍美國》，仿照包拯以虎頭廟處死駙馬陳世美的曲目，並要求男主角穿着白色的醫生袍（趙建銘是骨科醫師）。

王寶釧是唐朝的民間故事人物，陳世美是宋朝人，台灣與內地擁有共同的歷史故事，甚至「戲台子站久了，老公就回來了！」寓意是要女人堅忍忠貞守護自己的家園，養大好孩子，照顧好公婆，這些中國傳統觀念都深深印刻在台灣百姓的心裏。

古詩詞裏話「白露」

大地遊走

黃紅彥
白露，是秋天的第三個節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說：「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這個時候太陽走到黃經一百六十五度，處暑那點餘溫漸漸散去，晝夜溫差一天天拉開，夜露遇寒，凝成瑩白的珠璣。古往今來，無數文人墨客把白露寫進了詩篇。

元稹在《詠廿四氣詩·白露八月節》中寫道：「露沾蔬草白，天氣轉青高。」青草上覆着白露，天空澄澈遼遠。露水一夜一夜地浸下去，秋意也跟着層層地濃起來。草木收起了盛夏的張揚、飛鳥忙着藏食等冬來，榮枯交替，動靜相宜。古人從白露時節裏，悟出天地之間的變化，自有一份恬淡安寧。

白露最動人的光景，還是清晨那遍野的凝露。杜甫一句「露從今夜白」，把世人初見白露的欣喜與悵然都說盡了。熬過盛夏暑熱和處暑的淒涼，清晨推窗，稻禾籬草上綴滿剔透露珠，觸手生涼，那份澄澈清涼，足夠消解心底的煩躁。可清露月色底下，又藏着遊子的鄉愁——同一片白露秋光裏，

異鄉人望月懷鄉，半生漂泊的心事，都隨寒涼露水漫上秋日獨處的孤寂。

李白《玉階怨》：「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玉石階前白露叢生，宮女久立等候君王，露水浸透羅襪卻不見人來。她回屋放下珠簾，仍隔簾凝望秋月，一腔孤寂幽怨盡寄於清冷月色白露之中。白居易筆下的《涼夜有懷》：「清風吹枕席，白露濕衣衣。好是相親夜，漏遲天氣涼。」詩人孤身一人，長夜漫漫，更漏遲遲，清冷露水與秋風更襯托了他的孤單。

千百年前，詩人看見草木間的露、玉階上的露，也在一輪秋月下想起故鄉和遠人。千百年後，節氣依舊如期而至。

這時候，我最喜歡去郊外走走。天空闊朗疏淡，早已沒了盛夏那種濃雲壓頂的聲勢，人的心也跟着輕快了幾分。露水浸着秋山，溪水緩緩漫過青石，不經意間還能聽秋風穿過老蟬的殘響。走累了，便找個地方坐坐。抬頭看看天，再低頭看看腳邊亮晶晶的露珠，忽然覺得，古人詩裏的白露，其實就在眼前。

尋找屬於我們的「香港故事」

欣有靈犀

王欣
自2020年閉館更新後，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覽「香港故事」終於以全新面貌亮相。上周，我隨攝製組專訪了常設展覽及藏品館長陳成漢先生。走進新展廳，最深刻的感受莫過於展覽格局的昇華——它不再局限於本土視角，而是將香港歷史置於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宏大視野中，清晰講述這座城市如何與祖國同頻共振、聯通世界。

與館長交流時，我好奇為何展覽定名為「故事」而非「歷史」。館長感言：「歷史不應只是冷冰冰的年份與數字，它不是高懸於書齋裏的學問，而是城市的集體記憶。」「歷史」易流於冷冰，「故事」卻能給予歷史溫度與人情，「我們是要讓文物開口說話」。館長坦言：「能為香港人守護這份記憶，並講給世界聽，是我們的福氣。」這不僅道出了新展的核心精神，更展現出博物館人深厚的人文情懷與使命感。

從史前南丫島大灣出土的商代牙璋，到東漢李鄭屋墓的陶倉，無不印證香港早在數千年前便已萌芽於中華文明的沃土。而在「共赴國難」展區，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營救盟軍飛行

員的勳章與日軍受降佩刀，更昭示着香港同胞與內地血脈相連、共禦外侮的歲月。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從東莞工廠生產的「椰葉娃娃」到「香港製造」融入「中國製造」，歷史再次證明，香港的命運始終與國家緊密相連。

宏大敘事之外，展覽亦做到了「老少皆宜、有得看有得玩」。走進還原的三十年代中藥舖「成濟堂」，觀眾能與數位中醫師互動進行「望聞問切」；踏上舊電車，舷窗外光影流轉，瞬間「穿越」回舊街景；而七十年代冰室的互動餐牌與電話亭裏股民的悲歡，更讓不同年齡層的觀眾連連忘返。

旅程的歷軸亮點是「焦點時刻」四面環迴劇場。當屏幕上滾動播放着汶川地震時香港同胞的慷慨援助、1997年回歸交接的莊嚴時刻，以及國家航天事業的飛躍發展與香港奧運健兒在國際賽場屢奪金牌的輝煌瞬間，無論是內地遊客還是本地街坊，那一刻都在心中湧起無比的自豪與共鳴。

這正如館長總結的3個關鍵詞：尋根、穿越、共鳴。歷史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我們前行的底氣。這座博物館的大門時刻敞開，不妨帶上家人前來走走，在光影與文物之間，尋找屬於我們每個人的「香港故事」。

百家廊

戴春蘭

天剛朦朧亮，我就提着竹籃下了菜園。露水重得很，沒走兩步，腳面全濕了。母親像繡花一般侍弄園子，一畦空心菜、一畦茄子、一畦地瓜葉，格外青蔥茂盛。土牆邊，南瓜、絲瓜、冬瓜藤蔓纏繞繞繞，經常抬起小腿彼此踮踮串門，牽手搭腳好不親睦和諧。南瓜的葉子有菜盆那麼大，底下藏着黃燦燦的花，有些已經開了、有些還打着花骨朵。我掀開葉子，專揀那將開未開的摘，花瓣紫實，捏着肉嘟嘟的，吃起來最嫩。晨光剛從東山頭透出來，照在花上，那黃色鮮亮得晃眼。絲瓜架那邊，幾隻麻雀歡跳着，嘰嘰喳喳地敘說鄉間情事。韭菜上的露珠一顆一顆滾圓，風一吹，骨碌碌掉進土裏。我摘了滿滿一籃子花，手指頭沾滿金黃的花粉，黏糊糊的，湊近聞，一股淡淡的清氣。回到家，母親早在灶前忙活半天了，飯已撈起到木甌裏，放進後鍋裏開始蒸。「媽，我又想吃炒南瓜花啦！」我蹲在井邊一朵一朵洗乾淨，瀝乾水，衝廚房裏喊。我聽見母親寵溺地輕笑一聲：「小饑貓。」灶膛裏松枝劈啪響，鐵鍋燒得冒煙，母親舀下一勺豬油，蒜末炸出香味，南瓜花倒進去，「滋啦」一聲，滿廚房都亮了。她拿鍋鏟快速翻炒，也就幾下子，那花就塌下去了，從金黃變成嫩綠，撒點鹽，翻兩下就出鍋。那花嫩得很，一嚼滿嘴清甜，混着蒜香和豬油香，就着白粥，我能吃三大

碗。母親坐一邊看我吃，說：「慢點，又沒人跟你搶。」我夾起一滿筷送到母親碗裏：「我就是炒不出你的味道。」母親吃着，嘴角忍不住直往上翹。這是南瓜花最家常的吃法。村裏人都這麼炒，但母親炒得格外香——她說火候要緊，花下鍋就得大火快炒，炒久了出水，就不脆了。母親更難得做釀瓜花：豆腐和肉餡攪在一起，塞進花裏，花瓣對摺封口，用花莖插着固定，攔鍋煮煮兩分鐘。湯清甜，花裹着肉餡，咬一口鮮嫩多汁。平日裏，我纏着母親做，她嫌麻煩：「那是辦酒席才弄的，哪有那閒工夫？」只有我們兄妹過生日，母親一大早就端上桌來，笑意盈盈道：「快長快大，長命百歲！」那一天，我們先盛一碗給母親，感謝她的養育之恩，再風捲殘雲般吃得盤子底朝天，連湯都喝乾了。母親看我們那饞樣，忍不住笑出聲來。

南瓜花開在夏天，夏天還有荷花。村口那片荷塘，是我們孩子的樂園。摘蓮蓬，搗蓮子，「咯噠」一聲咬開，清亮脆甜，連心有點苦，奶奶說能清火。母親會做新鮮荷葉粉蒸肉。最驚艷的當屬酥炸荷花。須是半開的紅荷，花瓣飽滿無損。用雞蛋清、麵粉調成薄糊，花瓣輕輕掛糊。小火加熱油鍋，等冒「金魚泡」時快速入油鍋炸製，迅速翻面，撈起，方能外酥裏嫩。一片片成品疊擺到白瓷盤裏，宛如一朵朵綻放的金色蓮花。油炸木槿花也是一樣工序，手指捏

着白嘴吃，酥脆噴香，別有風味。一年四季，吃花的時節一茬接一茬。桃花一開，村裏人會做桃花酒，半開的花骨朵摘下來，井水漂過，陰乾了，小甌裏鋪一層冰糖疊一層花，倒進自家釀的米酒，封緊口。過上些日子開甕，酒色淺琥珀，喝一口，舌尖上像有桃花慢慢化開。桃花落了，枝上滲出桃膠，泡軟了燉銀耳紅棗，滑嫩嫩的，嚥下去還有回甘。桂花一開，滿村都是甜的。大家蒸桂花糕，糯米粉、粘米粉和着白糖，倒進新熬的桂花水攪成糊，上鍋蒸。鍋蓋一掀，瑩白的糕上金黃的桂花星星點點，甜香軟糯。冬天一下雪，奶奶要做梅雪醃蛋。專取花瓣上的雪，拿回來用小火化開。鴨蛋洗乾淨，放進調好的鹽水裏，加幾朵乾梅花，封上甕口，49天後開甕。鹹蛋一切開，蛋黃紅亮流油，蛋白裹帶着梅花香。醃好的蛋，奶奶總送人，人家幾個西家幾個。她說早年鬧饑荒，村裏人有一口粥都勻着喝，這才都沒倒下。「人不能忘本」，她說：「有來有往，才是過日子。」今天，母親在電話裏說，今年院子裏的南瓜長得瘋，花開了一牆，她摘了炒着吃，還是老做法，豬油、蒜末、大火快炒。她在那頭說。我聽着，忽然想起小時候，端着碗坐在門檻上，暮色四合，蛙聲一片，嘴裏還嚼着清甜的南瓜花。故園的花事、故園的人情，都藏在這一口一口的滋味裏，走再遠也忘不掉。

最後的讀書人

琴台客聚

伍果果
與幾位老友聚會，閒話當下的經濟形勢與熱火的網絡熱點，也聊起人人深陷的手機依賴症。大家最後一致的感受是，人終究要留一點時間讀書，以此對抗浮躁的日常。想起前些天刷到的AI（人工智能）短片《最後一個讀書人》，時長僅兩分多鐘，卻腦洞大開：在公元2126年，一名男子從互聯網中失聯了15分鐘，被救援人員找到時，他正在房間裏安安靜靜地閱讀一本紙質書。男子被發現是全球唯一掌握紙質閱讀技藝的人類，紙質閱讀於當日正式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極度瀕危名錄。在隨後的「人類傳統方式閱讀保護展」上，科研人員研究發現紙質書「沒有屏幕、沒有充電口、也沒有消息提醒，居然沒有15秒廣告」。那位讀書人被安置在玻璃展櫃中演示紙質閱讀的完整流程。第一步就是把手機放在一旁，主動切斷信息輸入。觀眾提問：「手機不在手裏，他不會焦慮嗎？」回答是：「會，忍一會兒。」這裏的「忍一會兒」成

了古法閱讀最難掌握的核心技法。當讀書人認真閱讀的時候又有觀眾忍不住問：「他為什麼一直停在這一頁，不能快進嗎？」科研人員回答：「他可能正在思考。」當讀書人翻動書頁時，在科研人員看來是「啟動古法手動信息刷新術，純靠物理摩擦力，純手工翻頁，無算法推薦，太原始了，太優雅了……」當讀書人說到閱讀幾分鐘後，腦子會慢慢安靜下來。觀眾提問：「腦子安靜下來，安全嗎？」讀書人告訴他：「安全，會聽見自己在想什麼。」這時候，大家都沉默了。這部看似十分荒誕的短片結尾，一個小女孩問讀書人：「你看完以後會獲得什麼嗎？」讀書人說：「可能有收穫，也可能看完就忘了。」小女孩問他：「那為什麼還要看？」讀書人回答：「讓當時的自己沉浸在另一個世界裏。」短片雖是百年後的虛構場景，卻精準映照了當下的生活。碎片化信息衝擊着每個人的心神，人們習慣了幾秒的感官刺激，慢慢失去了深度閱讀、深度思考的耐心。或許未來

AI會徹底替代人的思考，人類也就真的不會再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了。我對此深有體會。前段時間家事變故，我一度深陷焦慮，數月間不願出門、不願社交、無心做事，手機不離手，日夜沉溺在短視頻的噪音裏。熱鬧而麻木，實則只是逃避思考，在虛無中換取短暫安穩。所幸自2013年至今，我從未間斷在香港《文匯報》撰寫專欄。縱使屢有波折，時常跌入低谷、情緒沉鬱，但每到交稿日，我都會逼自己收攏散亂的心神，認真觀察生活，讀讀寫寫，將心底細碎的感悟，一字一句落於紙上，與自我對話，與世界相連。每周一期的專欄文字，帶着淡淡的油墨氣息，成為我抵禦沉淪、穩住自己的精神錨點。一百年不遙遠，未來的某天，紙質閱讀或許真的會成為瀕危非遺。在算法主導一切、快餐信息氾濫的當下，願我們都能留一點時間給紙質文字，留給慢下來的思考與沉澱。守住閱讀的溫度，守住內心的清醒，不讓最簡單的讀書之道，最終變成後人需要仰望的非遺舊夢。